



介紹

一位平凡人所體驗的佛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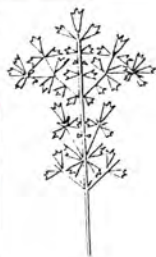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講於台南市立圖書館

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

離世求菩提 猶如覓兔角

傳道法師	主持
沈家楨博士	主講
蔡緒馥居士	錄音
鄭玉專居士	整理
龔顯榮居士	台語翻譯





各位法師，各位大德，各位朋友：我願把今天演講的功德，迴向給十方三世所有的母親。一般人對於學佛有兩種意見。第一種是覺得學佛很難，經論看不懂，非得有很好的佛學或國學根基，否則不能研究佛法。第二種是覺得學佛的時間要很長，不是短時間所能做到，因此年輕人會以為時間還早，等我退休之後，有足夠的時間再來學佛。

今天，我想介紹一位很平凡、很忙碌，也沒有高深佛學基礎的人對佛法的體驗。她就是我的內人，我們結婚五十年，我有機緣仔細觀察她，同時也得到她的許多協助。所以，我今天的話，完全是依照我五十年來的經驗和觀察。

我母親很信觀世音菩薩，常常把觀世音菩薩的故事講給我聽。大概在我十六歲的時候，我做了一個相當特別的夢，所以一直到現在我七十八歲了還記得。夢中有一個很大的圓形廣場擠滿了人，許多年輕人都繫著紅色領帶。各位，那時候我對共產黨還沒有印象，根本不曉得後來紅衛兵和年輕的共產黨員都繫紅色領帶。我感覺這個地方正在鬧革命，必須要趕快離開。這個廣場有三道紅門，每一道門都有人守候著，我拿著三個手榴彈，把門一道一道地炸開，逃到廣場外面。外邊有一條河流，河邊長滿蘆葦，我就躲在草叢中，看到追我的人背著槍四處找我。等一會兒，我從草叢中跑了出來，看見河的對面有一位中年女子，站在一塊很平坦的地方，手上提著竹籃子，裡邊有絨綫，她正在編織。她對我招手說：「你為什麼還要在那邊？我這裡很好，你到我這裡來吧！」我一看，沒有橋，沒有船，我就說：「怎麼過去呢？」她用手點了點說：「你看。你從這兒過來。」她手一點，河中湧起了石樁，我就從石樁上一節一節跳過去。走到一半的時候，看見河裡都是鴨子，有的拍拍翅膀，有的仰頭，有的蹺尾，一會兒，這許多鴨子都變成小孩子，也像鴨子一般地玩耍。那時候我沒有功夫管這麼多，就跳過去，上了岸。從此以後，我就不吃鴨。到了對岸，我看見這位女子很莊嚴，心裡得知，她就是觀世音菩薩。她用手指點個方向，我順著看過去，漂亮得很，一片金黃色的麥田，在麥田的盡頭是一片金光，好像是太陽漸漸出來，也好像是太陽漸漸下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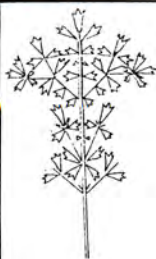


。總而言之，滿天太陽金光。

我爲什麼講這個夢呢？各位請注意，我清楚看見她籃子裏有絨線。後來我到上海交通大學念書，有一位表哥把他的姨妹介紹給我，她的名字叫居和如。

我那時候擔任三年級級長，有一天（大概是星期四），我安排星期六下午召開級任委員會。當我回到宿舍，同學跟我講，有一位居小姐打了兩次電話給我，留話說還要再打來。我一時想不起是那位居小姐（因爲我只和她見過一次）。過了一會兒，她打電話來了，她問我星期六要不要去看電影。我說什麼時候？她說，下午三點鐘。各位啊！我雖然剛剛決定要開會，不知什麼緣故，一聽到她的聲音，我就說：「好，好！」後來我就到大光明電影院訂了兩個座位。那天在電影院碰頭之後，你們猜猜，她給我什麼東西？是她剛剛織好的背心，讓我憶起十六歲所作的夢。我不敢講出來，就是覺得很奇怪，好像她就是觀世音菩薩派來的，或甚至是菩薩化身！總而言之，我們開始交往，然後訂婚。

我在日本人開始入侵中國的那一年，也就是抗戰的第一年畢業，前往南京進入資源委員會服務。次年，奉派前往德國，與西門子公司接洽採購機器、圖案，準備成立電話機製造工廠。當時我跟未婚妻都很希望結了婚後一起出去，這種心情，各位一定很了解。但是她父親不同意，認爲我應該把德國的工作完成後，回來再結婚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她父親的決定很對。因爲我到德國之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，九月一日德國進兵波蘭，我們一行四個人，三個是工程師，一個是我，政府發了急電給我，叫我自己決定行止。這令我覺得很爲難，因爲所有訂購的機器都還未交貨，所有的圖樣都還在德國。若就此離開，所有努力都成白費，若是留在德國，究竟要留到什麼時候？而且，戰爭很危險，生死難卜。最後，我還是決定留在德國。其他三位工程師，實際上已經不能工作。當天晚上，我就送他們到中央火車站，把一位向北送，前往丹麥；一位向西送，前往荷蘭；一位向南送，前往法國。我請他們三個人各帶一封信回上海，交給我的未婚妻，說明我不能回去的理由，心理感覺非常抱歉。後來才曉得，最早送達的一封信，是在



四個月後。那時候，真是兩地相思。大概在十二月的時候，我收到幾封信。（她差不多每天寫信，我也差不多每天寫信。）

有兩封信值得向各位提提，藉以了解居和如是怎樣的一位小姐。第一封信她跟我講：真糟糕，有一天在洗手的時候，把訂婚戒指跌到水溝裡，找不到了。她問這是不是很不好的預兆。第二封信說：真糟糕，我不能跟你結婚了！爲什麼呢？我今天去檢查身體，發現有心臟病，不適合結婚。收到這兩封信，我當時也不敢肯定她講的話是真是假。不過，我回信向她表示，訂婚戒指掉了沒有關係，我們訂婚並不是爲了戒指，而是心裡訂婚。我說：妳有心臟病還是一樣可以結婚，有的人結了婚後，也會得心臟病，有什麼關係呢？等到我回國後結了婚，她才說，這兩件事是騙我的。

我們是在上海結婚的，婚後經安南到了昆明。在昆明的生活雖然艱苦，心情卻愉快。我們住的房子，被日機炸過一次，很奇怪，炸得房子都塌了，但是掛在牆上的結婚照掉到地上居然沒破！這張照片目前還掛在莊嚴寺我的臥室裏，歡迎各位來參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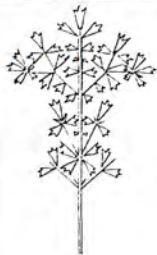
爲什麼我說居和如是一位平凡的女人？她高中畢業那一年，正好日軍侵華，她父親不同意她到內地升學，只好留在上海。所以，她的學歷只有中學畢業。她父親雖然是中國銀行的副經理，但生活非常樸素。我們結婚後，她也一直保持樸素的作風，事必躬親，一直等到她生病，也就是去世前幾個月，才請女傭人。我們有四個小孩，三女一男，都由她帶。在家裡，我們叫她「一脚踢」。「一脚踢」是廣東話，意思是很能幹的女傭人。到了美國之後，她不但是一腳踢，還是一腳踢兼司機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她不但每天要開車子送四個小孩子上下學，還要接送我到火車站，比廣東人的「一脚踢」還要厲害。我們從中國大陸出來，先到香港、英國，最後到美國，一走十五年，相當艱苦，很多東西都留在大陸，不能帶出來。到了美國後，我跟幾位朋友合股經營貿易，過了五年，才第一次領到公司的紅利，金額相當大。當天正好是我們結婚廿三年周年紀念日，兩個人拿了這筆



錢，心裡很高興，就商量怎麼用。她和我都念過基督教學校，不過，那時候我已經認識張澄基教授等幾位學佛朋友，當我們談到信仰問題時，她就說：「你們呀！」各位聽聽，她講的是「你們」，「你們」指我、張澄基及幾位學佛朋友。她說：「你們老是咬文嚼字，只會講不會做。基督教雖然道理講得不多，但是辦醫院、辦學校、辦孤兒院，做許多別人真正需要的工作。你們為什麼不做點這樣的工作呢？我那時候因為稍稍懂得一點佛法，就對她說：「我們不但不修福，也要修慧。辦醫院、辦學校、辦孤兒院，都只是修福，修福是人天小果，下世也許可以昇天，但並不是究竟的解脫，我們還得修慧。」她聽了有點不耐煩，但是她很聰明。她說：「好吧！我們來個分工合作，你去修慧，我來修福。你有了慧，將來可以講經給我聽。我修了福，可以燒飯給你吃。」佛教有一個故事說，一位羅漢托鉢乞食，走了很多路，都沒人供養他。最後，來到皇宮前面，看見一隻大象吃得飽飽的，身上掛了很多很漂亮的瓔珞。這位羅漢嘆嘆氣說：「我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。牠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掛瓔珞。」大象雖掛滿了瓔珞，卻還是一頭笨象。這個故事使我覺得內人講的話很對，她修福還可以燒飯給我吃，飯總是要吃的，沒得話講，我同意，就把那些錢一分爲二，一半歸她修福，一半歸我修慧。

她修福修得很快，沒多久，她看上一座房子。那時候，我們已經成立美國佛教會，會所設在一間小公寓裏面。她想買一間大房子，我就對她說：「妳不是要辦醫院，辦學校，辦孤兒院嗎？怎麼想蓋廟呢？」她就跟我講：「只有這麼一點點錢，怎麼辦得起醫院、學校呢？現在這個地方實在太小，我們去弄個大一點的佛堂，也可以使更多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。」她下面加了一句話：「也可以使你多修一點慧。」

她修福修得很好，我修慧就慢得很。一直到一九六九年（民國五十八年），才第一次在大覺寺講「五眼」。大覺寺位於紐約市內，是我內人捐給美國佛教會的，歡迎參觀。



民國六十九年，我把我經營的船公司股權賣了一半，我們又得到了一筆錢，當然很高興。更高興的是我內人拿了錢時說了一句話：「我們現在不要一個修福、一個修慧了，我們應該通力合作，兩個人一起來福慧雙修。」

凡是到過大覺寺或莊嚴寺的人，常常會看到我內人在幫忙廚房的事情，或者在飯桌上擺碗筷，或者在做其他事情，完全看不出她就是捐廟的功德主，也看不出她是有相當經濟力量的人。她還是保持原來一樣很平凡的生活。

她並沒有下過很多功夫研究佛經，這許多年來她並沒有跟我討論過佛經裡面的句子。我所能夠記得的，就是她可以背得出《阿彌陀經》，她喜歡念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。後來，我們搬到紐澤西州，在那邊住了十八年，每天早上她都念一遍《金剛經》，她在經典方面所下的功夫，就我所知，只有這些。她的生活很忙，要帶四個小孩子，要管家，還有許多朋友要招呼，她沒有辦法花很多時間打坐，就像各位一樣，是個很普通的人。

我為什麼花費各位這麼多時間，憶述我內人的思想和行動？主要的就是想說明，她是一個跟各位一樣普通的人。換句話說，各位也可以跟她一樣。一樣什麼呢？就是我下面要講的一段，她從生病到去世的這一段事實。

我覺得學佛人能夠在臨終的時候像她那樣安詳自在，就應該很滿足了。後來，住在加拿大的馮馮居士，寫信來對我說，他看到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菩薩放光接引居和如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她患的是骨癌，我當時很擔心，因為就我所知，末期癌症患者往往非常痛苦，必須用強烈的止痛藥，結果會使人神經麻木，這對於臨終者的來世關係很大。換句話說，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，頭腦要清楚，不覺痛苦，沒有怨恨，甚至於沒有任何放不下的事情。

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三日下午，我在莊嚴寺舉辦的夏令營上，有兩個鐘頭的課。從我家開車到莊嚴寺講兩個鐘頭的課，再回到家裡，至少要花五個鐘點。那時候，雷久南博士正在我家裏，我就對我內人講，我預備請雷博士代我去講課，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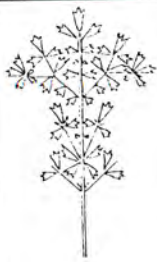
內人不同意，她說：「No, you go!」意思就是「不，你得去。」等我上完課回到家的時候，已經是六點鐘左右，她還是老樣子。

晚上十一點十分，雷博士、我、小孩子都在房間裡面。她忽然叫我過去，到她床邊。她叫我抓著她的兩隻手，然後張大著眼睛看我。我問她有什麼地方痛嗎？她說沒有。我對她笑笑，覺得她真的沒有什麼痛，這兩天她已經沒有用止痛藥了，所以頭腦很清楚。過了一會兒，我突然覺得她的眼珠不動，定住了，她咳了一下，就只聽見「卜」的一聲，什麼都靜止了，什麼都不響了。我那時候就有一種感覺，她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。

本來我已經和孩子約好，大家不要哭，不要吵，要念阿彌陀佛。因此，大家就一直念阿彌陀佛，念到早上兩點鐘，我請雷博士帶孩子先去睡。我一隻手抓著她的一隻手，繼續念阿彌陀佛，照佛教的規矩念了八個鐘頭，念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半，孩子才替她換衣服，她身體軟得很，換衣服一點沒有困難，躺在那兒就像睡著一樣。我們沒有把遺體運到醫院去，就在家裡入殮。後來有許多朋友來看，見她就像睡著了一樣。人總歸是要死的，既然有生，就有死，但是臨終的一刻非常重要。親友去世時，不要吵他，不要增加他的煩惱，要替他念阿彌陀佛。

等到替我內人換好衣服後，我就走到佛堂，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她十八年來所念的《金剛經》。我當下就發願，替她繼續做早課，每天早上念一遍《金剛經》，或者花半小時研究《金剛經》的註解，或者思考《金剛經》的道理。

各位，這二十個月來，我每天念《金剛經》，跟我過去四十年斷斷續續看《金剛經》比起來，所得到的好處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換句話說，這二十個月來我每天念《金剛經》，有不可思議的功德，我個人認為這是居和如度了我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。」我今天在此地跟各位講這些，可能是夢，也可能是願，也可能是以幻取幻，也可能是有一點做作，但都沒有關係。我這次從美國回來，到今天是第十五次的演講。我把這最後的一點時間，貢獻給各位——修學佛法並不是很難的，並不須要很多的時間。一個平凡的人，一個普通的人，



一樣可以成就，一樣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將來就能夠成佛。所以，各位要有自信，自信你自己一定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西方極樂並不是很遠很遠，《阿彌陀經》說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」往生彼國兩個條件：一個是善根的親因，一個是福德的助緣。具足這兩個條件，便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《金剛經》也講，一個持戒修福的人，會對《金剛經》發生信心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這個人不是在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所種善根，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善根。各位有機會會看到《金剛經》，又對《金剛經》發生信心，那是因爲你已經在過去很多很多的佛世界種了善根。這樣的人，符合《阿彌陀經》的第一個條件——善根。

《金剛經》又講，如果有人以裝滿了三十大千世界的珍珠、寶貝來做佈施，還不及誦持《金剛經》，乃至經中的四句偈（一小段）。因此，各位念《金剛經》，即使是一小段，你能夠念誦、相信，你就符合到西方極樂世界的第二個條件——福德。

各位，你們有很多好的法師，有很多好的居士，善知識很多，大家都能夠互相勉勵，因緣很殊勝。各位只要心裡常念阿彌陀佛，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相應，少爲自己，多爲別人，這種大悲心可以促成大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各位，我內人只是中學畢業，她一生就只忙家裡的事情，忙得很，可是她能夠分出一些時間來念《金剛經》，很圓滿地結束她的生命。相信各位也可以像她一樣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
在這母親節的前夕，願我們懷念我們的母親，把一切功德迴向給我們的母親。謝謝各位。